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夏日荷事

付鄭如

晨起推窗，一股濕潤的氣息撲面而來。我知道，這是荷塘在喚我了。

塘在村西，原是一處野塘，後來被人收拾出來，種了荷花。我常去，尤其是在夏日清晨。這時的荷，最是精神。

荷葉已經鋪滿了半個池塘。那葉子，大者如盤，小者如錢，一律向上舉著，邊緣微微上卷，像是不肯讓一滴露珠白白流走。露珠也怪，偏生在荷葉上待得穩當，圓滾滾一顆，在葉心晃蕩，陽光一照，便成了水晶球，裡頭似有虹彩流動。

花是漸次開的。先是尖尖的荷苞，青裡透紅，忽然一日，那筆頭就鬆開了，綻出三兩瓣來。荷花初開時最是好，顏色由深而淺，瓣尖兒上一點胭脂紅，漸漸暈染開去，到瓣根處就成了玉白色。

荷花的姿態也各有不同。有的羞怯，半開半合；有的爽利，一早就把花瓣全攤開了；還有的已經開到極盛，花瓣微微外翻，露出裡頭金黃的蓮蓬。蓮蓬周圍一圈花蕊，黃得耀眼，毛茸茸的，招蜂引蝶。

太陽漸漸高了，荷葉上的露珠不知何時已經消失。這時候看荷塘，又是一番景象。陽光直射下來，穿透荷花瓣，那薄薄的花瓣竟像是半透明的玉片，連裡頭的脈絡都清晰可見。

山丹丹開花紅艷艷

潘朝紅

前幾日，路過一處廣場，遠遠看見火紅一片，心頭竟有幾分雀躍。我趕緊快步跑過去蹲下來細瞅，一叢橙紅六葉瓣花開得熱熱鬧鬧正迎風搖曳著。它輕盈火紅的花朵像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讓我呆呆地看出了神。

故鄉的山裡也長著一種紅花。它形似百合，一樣有著長長的六片花瓣，雖說沒有真正的百合那麼豐盈飽滿，但相對於別的野花，它是出挑的。它頂著細細高高的桿子，有時一枝獨秀，有時一簇五六朵七八朵，擁在一起競相開放，後來我才從一首歌裡知道它叫山丹丹花。

兒時每年的夏天，我和小夥伴們都喜歡去山谷裡玩耍。群游的小魚，石頭底下的大青蟹，是吸引男孩子的源泉。而那一抹抹山丹丹的艷紅，則牽著我們女孩子的心。雜草叢，巖壁裡，坡頂上，只要遙遙看到它的身影，我們就歡喜地奔過去。每遇得一株山丹丹花，我都如獲至寶，我先對著它嬌艷的花瓣，仔仔細細端詳一陣子，再小心翼翼地採

荷香是似有若無的。你若刻意去聞，反倒聞不真切；待你忘了這事，忽然一陣風過，那清香就鑽進鼻孔裡來了。這香氣也怪，早晨是一種香，中午又是一種香。早晨的香清冽，帶著露水氣；中午的香暖融，混著陽光味。我常想，荷花的香氣大約是跟著溫度走的，天越熱，它就越濃。

記得小時候，祖母帶我去採蓮。她撐一隻小船，我坐在船頭，看她在荷葉間穿梭。祖母採蓮有講究，不全開的不採，開敗的也不採，專揀那將開未開的。她說這樣的荷花插在瓶裡，還能開上兩三日。她采荷花不用剪刀，就用指甲在花梗上一掐，那花便輕輕落在她手裡了。回家插在瓶裡，擺在堂屋的桌上，滿室生香。

荷花謝了，便留下蓮蓬。初生的蓮蓬嫩黃，漸漸轉綠，最後成了深褐色。蓮子藏在蓮蓬裡，一顆挨一顆，剝開蓮子，裡頭還有一顆苦心。這苦心泡茶最好，清熱去火。祖母常說，荷花的性子就是如此，把苦處都藏在心裡，面上永遠是清淨模樣。

黃昏時分，荷塘漸漸安靜下來。花瓣開始合攏，像是要睡去了。我見過荷花凋零的樣子，花瓣一片片脫落，飄在水面上，隨波逐流。奇怪的是，即便凋零，荷花也不顯得淒涼。那浮在水面的花瓣，依然潔淨，依然從容。

夏日將盡，荷塘裡的花漸漸少了。蓮蓬卻多了起來，沉甸甸地低著頭。我知道，這是荷花在孕育來年的生命。待到秋風起時，荷葉會枯，荷梗會折，但水底的藕卻在悄悄生長。來年夏天，這塘裡又會有新的荷花開出，依然紅白分明，依然清香四溢。

下。

滿山遍野瘋跑夠，摘一大捧紅艷艷的山丹丹帶回家，插到玻璃瓶裡，用清水供養著。瞬間，滿屋溢滿馨香。有了花兒的裝扮，我那樸素的小屋也多了幾分明媚。我湊近玻璃瓶，把臉貼到它盛開的花朵裡，任它濃艷的花蕊染紅我的臉蛋，想像著自己也從山野丫頭，變成了古代閨閣裡的嬌媚小姐。

有一次，母親下河漿洗衣服，順路摘了一些新鮮的山丹丹花回來，她把花瓣摘下一洗淨，放在竹篋上晾著水氣，就開始發面揉面。

我好奇地追問母親，這是要做什麼？她說：「蒸些山丹丹花卷給你們嘗嘗。」我驚喜地跟著母親，看她把一片片橘紅的花瓣墊到面皮裡，捲成卷，切成塊，燒火上屨。濃濃蒸氣中，等來了新鮮出爐的山丹丹花卷。吃一口，滿嘴幽香。

花開花落又一年，我在山裡上完了小學。初中要到幾十公里外的縣城就讀。母親細細地給我準備行李，衣物、被褥，她還在我的枕套上繡了幾朵緋紅的山丹丹花。那幾朵花兒栩栩如生，如山谷裡我初見它的模樣。離家的日子，我每晚擁著山丹丹花枕入睡，夢裡夢外，都多了一絲香甜。

這些年，我一直在南方生活。這邊四季如春，每個季節都有著五彩繽紛的花朵。可突然遇見那酷似記憶中的山丹丹花，依舊讓我雀躍不已。

原來，不管走得再遠，故鄉的山丹丹一直開在我心裡最豐盈的土壤上。

歲月無言紅花伴，片片馨香入心田。不管在記憶深處，還是身邊，我的生命裡一直不缺璀璨的陪伴。就讓它紅火火地照亮著我的來路，我的去處。

烏蒙山下筓飯情

付令

落日餘暉裡，炊煙漂浮在烏蒙山的村寨。一縷縷青煙扭著細腰鑽進雲層時，鐵鍋裡的故事便開始了。老人們說，百年前大旱，名叫阿筓的姑娘將寨裡最後的半袋米倒進鐵鍋，又添了後山的蕨菜、崖縫裡的蘑菇、溪邊的水芹菜。當鍋底結出第一塊金黃鍋巴時，人們枯瘦的臉龐突然被香氣照亮——米粒吸飽了山野的精華，焦脆的鍋巴在齒間迸出五穀的甜，這道救命的飯食從此被稱作「筓飯」。

而今，我真的站在了老灶台前，看楊阿婆枯枝般的手指在鐵鍋上方翻飛。臘肉片在熱油裡捲曲成月牙，土豆塊漸漸染上夕陽的暖黃，青豆入鍋時迸裂的脆響，似乎能聽見當年阿筓數米粒時的聲聲歎息。山泉水漫過米堆的剎那，整口鍋忽然變成微縮的烏蒙山：紅辣椒是裸露的丹霞，紫茄丁是暮色中的野莓，而那層慢慢凝結的鍋巴，分明是梯田在晨光裡泛起的漣漪。阿婆總要等灶膛裡的柴火轉為文火，才撒下最後一把野香蔥，青翠的碎末在蒸汽中起舞，宛如山風掠過竹林時抖落的綠影。

最難忘是兒時某個星期天，同學阿強的父親帶著滿身煤灰推開家門，黧黑的掌心裡卻托著塊完整的鍋巴。那些嵌進焦殼的指紋溝壑裡，蓄著井下八百米的潮寒與灶台邊的暖意。我們像啃月餅似的慢慢啃食那片金黃，煤渣的粗糲混著米香的甜。每當鍋鏟刮擦鍋底的聲響傳來，我總會下意識回頭，彷彿那個渾身煤灰的漢子還會笑著從口袋裡摸出油紙包。

去年老同學阿強寄來真空包裝的筓飯包，電磁爐上的玻璃鍋卻煮不出記憶中的味道。那些規整的米粒拒絕吸收湯汁的滋味，臘肉片保持著工業切割的冷漠，甚至連鍋巴都結得心不在焉。原來，真正的筓飯需要吊腳樓漏進的穿堂風調味，需要柴火在鐵鍋底繪出的火焰圖騰，更需要簷角那只總來偷看的喜鵲作見證。就像寨子裡人們說的：「筓飯是聽得懂山歌的，電磁爐那玩意兒，哼不出我們烏蒙的調調。」

楊阿婆說要教我們做「真正的筓飯」。她顫巍巍從樑上取下熏了三年的老臘肉，又讓我們去溪邊採摘折耳根。

「你看這鍋，」她蒼老的手指撫過鐵鍋凸起的補丁，「好幾十年了。」當混合著豬油、山泉和歲月包漿的蒸汽升騰而起時，老人突然哼起一支我聽不懂的歌謠，沙啞的嗓音裡晃動著明滅的火光。後來才知道，那是村寨裡人人會唱的歌謠，講的是阿筓姑娘讓米粒變甜的傳奇。

烏蒙山區的傍晚，鐵鍋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冒著氣泡。米粒吸飽湯汁的沙沙聲，像極了山神在翻閱泛黃的史志。

鍋巴撬起的脆響驚亮了路燈，整個村寨便浸在琥珀色的光暈裡——阿筓姑娘的機智，楊阿婆的堅守，阿強父親掌心的溫度，都在這口鐵鍋裡完成了輪迴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內蒙古敖包祭俗：石堆為信，續寫傳承

中新社內蒙古赤峰6月8日電 凌晨1點的夜空中掛滿星星，罕山上也「掛」滿了人。排隊上山的越野車綿延數公里，陡峭的盤山公路在車燈照射下宛若游龍。騎摩托的、步行上山的人也不少，偶爾還能看到騎馬的。

罕山頂上，13頂敖包已修葺一新，新裝飾的哈達、彩旗在風中獵獵作響。工作人員正將81件供品擺放在一張大桌上，每一顆羊頭上都點了黃油，碗中斟滿奶茶。

8日，內蒙古地區知名的敖包——賽罕汗烏拉敖包舉辦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動。據不完全统计，當日上山的人數已破萬。

敖包是蒙古語，意為「堆子」，以石塊堆積而成，一般建在山頂或丘陵之上。祭敖包是蒙古族古老文化的縮影，于2006年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罕山是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右旗的第一高山，賽罕汗烏拉敖包祭祀活動開始于日出前。阿拉坦寶利格是今年的敖包達（即敖包活動總指揮）。凌晨3時30分許，在他的引導下，參加者開始圍繞敖包沿順時針方向轉3圈，邊轉邊將自己準備的白酒、奶食、糕點、肉等供品向敖包潑灑，之後在敖包正前方叩拜。過程中，無人大聲喧嘩，大家被人流推著向前進。

供品桌上的奶食、糕點等，稍晚時有專人分發給現場的民眾。很多人拿到之後不會立即吃掉，而是回家後和沒法來現場的親朋分享。

「草原上生活著的人，通過祭敖包這種行為，向敖包所在的這座山、向大自然表達感謝，也表達尊重大自然、保護大自然的意願。」策·敖德斯爾已經當了30年賽罕汗烏拉敖包祭祀活動的主持人。他在當地很有名望，所到之處牧民都能認出他，與他打招呼寒暄。

策·敖德斯爾告訴記者，遊牧民族認為山



6月8日，賽罕汗烏拉敖包祭祀現場，人們正在敖包達的引導下進行祈福活動。

是有靈魂的，也是能交流的。祭敖包時，人們心中有了寄託，也有了愛的力量。人們把生活的希望寄託在與大自然的相處中，也從中學會了愛的能力。

這些年來，當地的敖包祭祀規模越來越大，供品數量也更多，山頂上的敖包數量也

從之前的5座增至13座。很多年輕人參與其中，不少人還帶著孩子。

「我們自己嘎查也有敖包，但每年也會來這裡祭敖包。這是一種當地的民俗，父輩們總會祈求風調雨順、五畜興旺，而我們期盼的內容更多是身心健康、國泰民安，這都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」胡斯勒德力格爾是「90後」，其所在的居住地共有70餘戶牧民，每年的祭敖包活動大家都會組團一起來，家家都會派代表，小隊也會以集體名義

準備全羊等供品。

每年的祭敖包儀式結束後，山下便要舉行盛大的那達慕活動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大家在一起摔跤、賽馬、射箭，載歌載舞，好不熱鬧。

「之所以這項活動能傳承得這麼好，因為裡面還蘊涵著一種普世智慧：相比于大自然，祇有數十年壽命的人太渺小了，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看得很重要。」策·敖德斯爾望著那達慕會場上的人山人海，

各項協助，以表沉痛緬懷，而盡鄉情誼誼！為荷

施心志逝世

旅菲石獅杆頭同鄉會訊：本會常務顧問施心志鄉賢，即本會法律顧問施得琳暨青年委員施雅雯賢昆玉令尊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七日(星期六)中午，逝世於家鄉石獅，享壽七十有高齡，哲人其萎，哀悼同深！出殯日期另訂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有關節終事宜本會將及時跟進，給予

旅菲漳江公會訊：本會顧問施心志宗長，即本會族親施得琳、施雅雯暨賢昆玉令尊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七日(星期六)中午，逝世於家鄉石獅，享壽七十有高齡，哲人安仰，哀悼同深！出殯日期另訂。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訃告

陳貽追

(晉江瀾江長宗厝後份)

逝世於六月五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

(SANCTUARIUM 101-ELEUR DE LIS)靈堂

出殯於六月十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

流芳百世